



秋光里

□ 陈小燕

先是风,从遥远的海上吹来。秋风剪剪,夏的暑气有了徘徊的退意,每一棵树都是一座茂密的森林,树叶在风中摇摆,如许多双拍掌的手,好似入了一场青春演唱会。有光在累累的叶子间闪,那光从繁密的星空来,穿过一团团星云与无边的黑暗,在碧绿的叶片上跳跃,如碎金,又如鱼儿在水面的欢腾。夏日的阳光浓烈,粘连成一块黏糊糊的糖。风把秋阳剪成丝丝的弦,薄而透亮,在叶的明暗间弹拨出类似春天的歌。那鲜活的生命,在流光里安详。

叶片汇成翻腾的海,有熟悉的久违的影像在光中浮现。无法打捞起的过往,是谁收藏在镀了光的绿叶里?无法触摸,眼睛抵达时,已碎成无数金色的断章。秋光是一块明净的三棱镜,不仅

可以照见从前,还可以多角度还原故事的真相。怀念所有相遇过的人,秋光中,那么坦荡,得失了无,觉醒了似的,安静地热爱着人世间的悲欢。

风去,树静。树林是一幅不动声色的画,有叶快红了,有叶先于众叶悄悄飘落,树没有留意,秋光察觉了。秋光是亮闪闪的箭,万箭齐发,从遥远的高空而下,光影绚烂而柔和,叶是光中的动静。树挡了光的穿梭,树影拉长,越发可以看到一束束斑斓的光。树林里的秋光最浓,光落人间,无可阻挡,光芒万丈,融化在光里,突然就感动了——无我的感动,不知因谁的感动。天地空旷,有一个清晰的提醒,这个世界有一个更有爱、更强大的存在。

秋光洒落河面,河水如金丝银缎,

从远方来,到远方去,多像光阴。在光阴里是一种福份,秋光也成为了一条流淌的大河,哗哗向前,不沉浸、不纠结,带着与生俱来的期待,却不急于求成。秋光潋滟,那光以光年为单位从穹苍而来,滤去了神秘宇宙的冷冽,亦没有初来人间的跃跃欲试,流淌的欢愉,简单而丰富,活泼而沉静。

屋子朝南,阳光的舌头开始一点点往屋里探,爬上了窗台,再进深到了地板,又比前日多了那么一小截。日子绵延,光阴流转,秋光斜斜,回望来时路,未曾留下什么痕迹,连浅浅的足印都没有,亦无悲喜亦无欢,还有什么遗憾呢?唯有当下,享受着秋光金子般的单纯,才更有意义。

记得读书时,星期日的教学楼失去

了往日的喧闹,静悄悄的,秋光从楼侧四四方方的窗户照进来,楼道的暗影里,如一块光亮的方巾遗在水泥地上。那方巾无法拾起,却存在心底。秋光不冷,温温热热,缓缓地移,像一棵树在心里生长。

秋光落在古典雕花的窗棂,影子投下来,像一枚设计精美的印章,光把窗的背影留下。没有人,只有那些窗影,故事正在上演,或者已经结束。风吹过来,窗影没有晃动,旁边的树叶哗哗流淌,秋就要深了。

在秋光里,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快乐,还是忧愁,只觉得释然了,成为一粒光,融入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的青天。秋光薄薄的,如温润的唇,被秋光吻了,枫树、黄栌的叶子先红了,凉凉的风也红了,各种树的叶子正在红、在飘、在落……



乡村月色

□ 宇挺

太阳照亮了白昼,月光照亮了夜晚。儿时的我,把乡村的月亮称为夜晚的太阳。

在我心里,故乡的月色最美。

月亮在每月农历十五前后才最圆、最亮,这让岁月的长夜不再那么漫长,沉重了游子的思乡之情,圆满了中秋之夜的团圆之念,激发了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,拨动了少男少女相思的心弦。清冷的月色一泻而下,模糊了远山照影,清晰了小河淙淙,于是天地有了昼夜,时光有了明暗。

童年的我,对于月亮的了解全是好奇。奶奶在月色很好的时候常常讲起关于嫦娥的故事,让我对月亮的认知除了满满的神秘便是怯怯的向往。曾经邀约几个伙伴,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去追月,远远的看见一轮明月挂在村外山顶的一棵松树上,沿山路蹑手蹑脚地爬到山顶,就见月亮又悄悄升起来,我们行,月也行;我们停,月也停。几个孩童喘息着,瞪大眼睛要一窥嫦娥的芳容或玉兔的可爱,哪怕能看一眼桂树和辛劳的吴刚也不枉一夜的奔走。

远处的月亮是清晰的轮廓、模糊的容貌。没追上月,悻悻地返回家里,睡梦里全是嫦娥和玉兔、吴刚和桂树……

后来,我甚至不愿意相信月球就是月亮。月亮安静地出现又安静地消失,随时光往复,撒下的月辉亮了四野,明了夜空,我便刻意去接受这大自然暗夜的灵光洗浴,一任月辉在内心深处涤荡,洗去心灵的尘埃和杂念,还原人性的最初本真。

月亮激发了我的无限想象,也有了一些胡思乱想:假如没有了月亮,岁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?

乡村的秋月,是最撩人情思的,月色也最美。

远处的山在月光里仿佛被拉近了,远远望去既轮廓分明,又显得分外安静。山上的鸟兽们也一定在迷恋这皎洁的月色,止了啼鸣、住了奔蹄、闭了翅膀。我便想象山里的飞禽们安安静静立在一株长了浓密枝杈的树上,任月光和了有点凉意的秋风一遍又一遍地抚摸。天上挂一轮圆月,鸟儿们的眼里装了一轮明月。

中秋月夜,乡下的街道异常寂静,街角僻静的那块青石上坐着一男一女窃窃私语,自然是一对情侣,有心让明月见证他们如月光一样纯洁的爱情;孩童们并不稀罕窗外的月光和那一轮又圆又亮的月,咂吧着小嘴等在一旁,于是长辈会小心地取出一个月饼,顿时屋内便散发出一股香甜的味道,一旁的孩童贪婪地吸一口气,伸长脖子看母亲用刀专注而小心地把月饼切成等份,子女们一人一块,一边吸旱烟的父亲也有一块,唯独没有母亲自己的。一个孩童会说:“娘,吃我的!”其他孩子也伸出小手,递出手里的一角月饼。母亲通常这样回答:“年年吃,吃厌了。”但孩童们分明看见,父亲把手中的月饼掰下一块放在母亲手里。母亲没吃,看到最小的孩子先吃完了,会把手里的月饼悄悄塞进他手中,再把手心的碎屑小心地倒进嘴里。对于早年的农村家庭,月饼算是稀

罕之物,能够吃一口正宗的月饼,真的很奢侈。大多数时候只能吃自家制作的月饼,由于原材料不足,只能做到形似。但是,在孩子们幼小心灵中,已经具体而生动地体会到那份寻常却深沉的母爱,还有这个传统节日带给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温馨了,月饼的味道还重要吗?

其实,多年前的乡村中秋更具诗情画意——满目成熟的秋禾,在月光的映照下展示出丰满的果实,激发出农人最真实的笑意,也持续点燃着他们对于来年的期盼。这时,村外的场院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,接受完月光的洗礼,一到开镰,便是一地金黄。

秋季本就是一個既使人伤感又让人欣喜的季节,而中秋又将这份情怀推向高潮。失意者心中的秋是萧瑟且落寞的,得意者眼中的秋是殷实而丰满的。然而,失意和得意多是一种外在的认知,所以苏轼在那首著名的《水调歌头》里写下了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。中秋的伤感是来自大地万物的逐渐凋零,还是那一轮明月拨动了人们心底那一缕感伤的心弦?我遍阅古人关于中秋的诗词,都无不流露出深深的伤感,或思念、或哀怨、或孤独、或悲凉。正是高悬于中天的那轮又大又亮又圆的月,从升到降,从降到升,无声无息,不留踪迹;其色如霜,透着入骨的凉意,所以给人以无尽的愁绪和遐思。像张九龄在《望月怀远》中所写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“此时”即此情,此情因

此景而生;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《静夜思》,浪漫中透出乡愁,那如霜之光,没有侵骨之寒,却凉透心扉,殷殷不觉疼痛,却悠悠地牵肠挂肚……这些诗词属于这些伟大的诗人,更属于这个意义特殊而深远的节日,年年中秋同,夜夜思念远。然而,这个节日又是充满温馨的,即便是那一缕愁绪在这个节日被激发,也依然令人感到幸福和欣慰,清冷的月色为热烈的思念降温,淡淡的月光美好了送出的祝福……

是的,与父辈们相比,当今的中秋节是丰盛的,各式各样的月饼应有尽有,而那些纯手工制作的月饼,反倒稀缺了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尝一口月饼,品的是团团圆圆的幸福美满,即使有亲人或朋友在外,打开手机视频问候,收到的是祝福,看到的是平安。

不论何时,父辈们对儿女的牵挂始终如一,即便在千里之外看到一张幸福的笑脸,依然会泪眼朦胧,有说不完的祝福,道不尽的叮咛。农村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,从播种到收割已经全部依靠机械化作业,除非有的山区因为土地面积过小机械难以施展,需要人工辅助,但“村村通”已经解决了收割后的粮食运输问题。

发展带来的变化委实可喜,时代赋予这个节日较高的幸福指数,但中秋节的内涵和意义多少年来一直未变。在当下安度富足的中秋时,牢记曾经困顿的过往;在一家团圆的中秋夜,为那些不能团圆的奉献者送上祝福,这便是人人期盼中团圆、甜蜜的中秋节。